



作者简介：

袁正华，江苏兴化人，1970年生。从事建筑安装工作20多年，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施工工地。工作之余，喜欢把生活中的感悟用文字记录下来，也写一些故乡的人和事，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

一条大河，总是有故事的，串场河亦是如此。

串场河是一条人工河，如果硬要扯远一点谈它的历史，我无法考证且不能确定，这条河与当年范仲淹为防海水倒灌、沿海围堰造田修筑“范公堤”是否有关联，那是宋朝的事。据记载，在元末明初，串场河边的一个叫白驹的盐场曾居住过一位叫施耐庵的读书人，他的一部《水浒传》，开创了我国古典小说之先河。自此，串场河边文脉顿开，江鱼化龙。

多少年后，串场河沿河两岸依然水泊星罗、芦苇丛生，散落的诸多村舍人丁兴盛、烟火不息。正华生于斯、长于斯，因生计也曾历尽千帆，游走他乡半生，归来时虽已不再少年了，可萦绕多年的乡音情挥之不散，总让他心心念念，也许讲好串场河边有关故人、故地的故事才是最好的表达，也是最好的安慰。日积月累，于是有了眼前厚厚的一册散文集——《串场河边》。

总体而言，《串场河边》呈现的是

## 梦里竹园醉伊人

□姜晓铭

与袁正华相识于“兴化文学群”，他的网名“串场河边”，常在群中发些他写的记述过往、故乡的美食、人物、风情、风物等文字，让我读之对家乡的串场河引起了关注。他身体健硕，眼睛有神，儒雅精炼，我们相谈甚欢，多有交流。

《串场河边》袁正华著，团结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全书分为：故乡篇、故人篇、风物篇、美食篇、人物篇、杂记篇等六辑，细细品读，趣味盎然。袁正华因工作关系辗转各地，繁忙的工作之余拿起笔，记录心中的那份美好乡情。从《串场河之书》《串场河哀歌》等文章中，记录着他对故乡的深情凝视，儿时的串场河：水清、天蓝、灯塔美好，当下却回不到从前的无奈，乡

愁其实是一个人血液里流淌的认知。

《梦里竹园》“拐一个弯，前面是一条浅浅的小河。河水清澈，水波不兴。水面清晰的倒影宛如一幅静谧的山水画，可以清楚地看见水底灰黑色的淤泥。小螃蟹在欢快地追逐着水面漂浮的竹叶打转。水面有座简易的竹栏杆木桥，走在上面摇摇晃晃的，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小河对面有两间古朴的茅草房，竹门、竹窗、竹篱笆，像一位耄耋老人安静地在那里憩息。”读到这样的文字，一幅绿色竹园风景和小河景观画面浮现在眼前，宛如与作者一起重回那魂牵梦萦的故园。《父亲》《父亲二三事》作者用细腻的文字将一位随和从容、人缘好、平常心对待所有人的父亲刻画出来，心怀“以己度人，

## 串场河边的乡戏

□金鸿美

一部以写人、叙事为主的乡土气息浓郁的风俗画册。这样的写作，既讨巧也不易。讨巧的是，终归是写一些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人是故乡人，事是家常事，无论亲与疏、妍与媸，大抵知根知底，总有些可落笔的眉眼处。不易的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难免会因过于近视而流俗于家长里短的琐碎，因人心隔膜而失之于言不由衷的寒暄。

显然，正华善于写人，他的文字足够坦诚。尤其在他的“故人篇”《红哆哆》《二癞子》《粪狗子》等篇章中皆有所体现。他对于自己所写人物是坦诚的，也是呵护的，极少以个人喜好恶直接从中跳出来评价——赞美或中伤。和善且迷信的红哆哆，腿被鬼换去的二癞子，靠粪吃饭的粪狗子……这些人尽管身份各异品性不一，他通过真实的生存状态的描写来安排人物的命运，基本上秉持理性客观。

当然也有例外，“开商店的杨玲子在灯塔庄上可是个名人，鹭鸶腿上劈瘦肉，蚊子肚里刮脂油，跌个跟头揪把草，一分钱的便宜也要沾。”——这是

他在《杨玲子》一文中，杨玲子出场时的一段描述，有点刻薄，够狠，是另一种坦诚。

正华的文字节奏明快，语言利索干净。《夫妻》开头，短短三四十个字，交代了很多事，没有半点拖泥带水。《杨玲子》一句话结尾，简单明了，全文戛然而止，却有意犹未尽的想象。正华熟谙乡风民俗，且记忆深刻。《敬神》《站水碗》《叫魂》《送灶》等篇章中，他以某个人某件事为切入点，将风俗习惯中某些神秘的部分，还原于生活的原汁原味之中，不刻意，充满着烟火。

一直觉得《乡戏》可算是正华的代表之作。这样说不仅因为《乡戏》行文流畅，有鲜明的人物刻画，有传神的细节描写，有热闹的场景烘托，更重要的是《乡戏》让人品读到了“文化”——一种根植于民间底层野生野长的乡土“野味”。淮剧、扬剧也好，黄梅戏、民间小调也罢，人生百态尽在这一板一眼、一腔一调、一字一韵之中。起承转合，戏如人生，人生亦如戏。

必然可以以心换心。在父亲的影响下展现出与家人和睦相处画面。“这几年明显感觉父亲老了。身体很消瘦，头发几乎全白了。思维没有以前敏捷，耳朵也大不如前了。虽然父亲没有说，但我知道他越来越依赖我们了。”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

全世界的母亲是多么的相像！她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母亲》《母亲的雨衣》用质朴细腻的文字抒发了对坚强、顾家并乐于助人、勤劳善良母亲的怀念，望乡望念的是血脉里的亲情，母爱亲情永远是令人感动的。

亲情友情是最让人珍惜的，袁正华在“人物篇”里第一篇就是写的我们共同的朋友《阿紫》，结尾处“我喜欢阿

紫笔下那些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却憧憬美好、坚持追梦的小人物。……喜欢阿紫笔下那个天蓝水清、和谐温暖的大沪庄。更喜欢生活里那个耿直爽朗、充满正能量的阿紫。”《神仙汤》“吃饭时，父亲在一只兰花大碗里搁点自家酿的黄豆酱油，倒一勺自家榨的菜籽油，搁点盐、搁点味精，再拍两个蒜头，或是切点葱花，用开水一冲泡，一碗香气扑鼻的神仙汤就做好了。”书中很多这样故事，读来让人回味无穷，这样的文字写出了家乡独特的美食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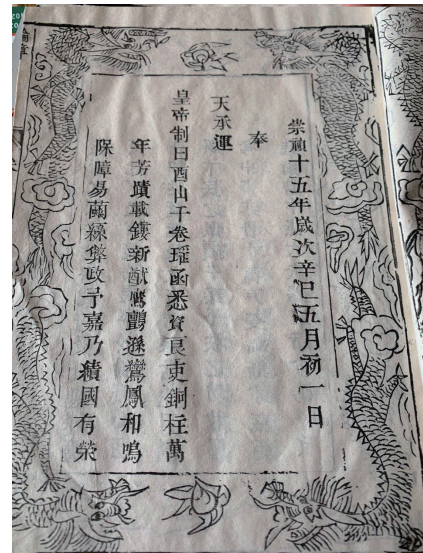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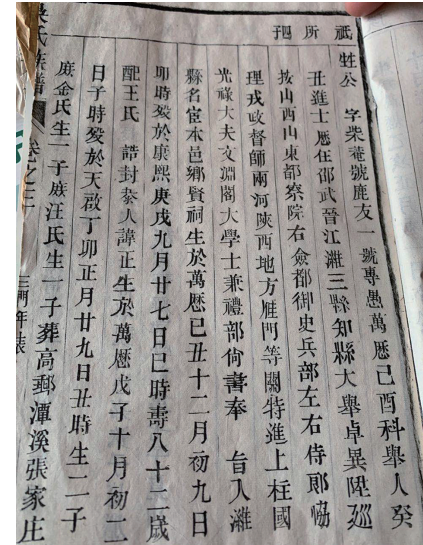
写人写景写食写风情，袁正华在《串场河边》写下近27万字，一篇篇有温度的文字，透过文字触摸他滚烫的挚爱乡土的灵魄。

是带着妻子、女儿一起回去吃。每次一回去，老板笑：“老规矩？”我笑：“老规矩！”一人一碗馄饨外加个茶叶蛋，20块钱，一家三口吃得心满意足。戴窑的美味，远不止老街的馄饨和面，老街口子上老奶奶的凉粉，农行附近的熏烧、臭干，菜场门口的烧饼，在乐吾路这头就能闻到那头龙虎斗烧饼的香味……张学友在《定风波》里所唱“满堂盛宴都不如一碗细面”，为何？因为那碗面的产地是家乡。

品着《串场河边》，回味着我的那些年那些事，多数是美好的，也有些忧伤。在同样的时代背景，同样的风俗地理环境下，每个村都有《二癞子》《呆英子》《小五子》，也一定会有一个“二促狭”或“杨玲子”，当然，最不缺的就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长辈们。他们都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缩影。因为工作的缘故，现在我一年也就回去三五次，终有一天“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 抹不掉的记忆——兴化吴氏宗祠及其主人

□文/张从义 张培元



《吴氏族谱》中的吴姓家传和明代崇祯皇帝圣旨。

宋元时期的“顾、陆、时、陈”四大姓氏与明清时期的“李、吴、解、魏、高、宗、徐、杨”八大姓氏，都是兴化人才辈出的名门望族。这些家族都在兴化城建有规模不等的祠堂，供奉其列祖列宗的牌位、画像、遗物等，以显示本家族的显贵和辉煌，从而激励后代奋发进取。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兴化城原有的明清时期的祠堂建筑，绝大多数不复存在，幸完整保存下来的寥若晨星，如位于东关外的明代建筑解氏宗祠便是幸运的一座。此外尚有位于北城外闸桥北的黄氏宗祠和西城外大街北侧的王氏宗祠（一度改作粮店）保存完整，西城外仓巷内的元末盐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家族祠堂——张氏宗祠保存了部分建筑。而北城外大街上的陆氏宗祠仅留下遗址，这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作者陆西星的家族祠堂。如今其遗址上住着19户居民，已是改建过的轴承厂厂房。

在这些祠堂建筑中，规模较为宏大的当数位于城隍庙桥南堍南城大街上的吴家大祠堂巷内的吴氏宗祠。吴氏宗祠南临吴家大祠堂巷，北靠拥绿园巷，西至升仙荡东侧民宅，东依南城內大街。拥绿园巷因一处花园得名，这是一处坐北朝南，由数间小屋及四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小园构成的

院落，为“扬州八怪”代表人物李鱣的别业，也成为郑板桥养老并与世长辞之所，故又称郑家花园巷。

宗祠三间高大宽阔的大门上方，镶嵌着“吴氏宗祠”石额，两侧一对气宇轩昂的用青石雕刻而成的狮子，面朝下观望，似乎欲往下走的姿态，给人们留下“吴家狮子往下爬”的印象。大门对面（巷南），为一堵砖砌照壁。

进入祠堂大门内，穿过一方天井，便是宗祠的主体建筑——大厅。大厅为典型的清代宗祠建筑。从开放式带卷棚的走廊廊檐下入厅内，则见正中二梁之上高悬“延陵堂”青底金字横匾一块，昭示了吴氏家族的堂号，其东西两侧排列悬挂“畿甸清霜”“平章纶阁”“克义澄清”“允卿嘉遁”等匾额。正中两侧前后四根中柱上分别挂有“世家记第一，至德名无双”和“相国家声远，延陵世泽长”两副抱柱楹联。祭台上供奉吴氏迁始祖吴方正暨杜太孺人，二世吴宝（字德珍）、吴官（字德润）、吴实（字德简。以刀笔吏成镇江卫，后改湖广五开卫，隶属贵州黎平府永从县军籍）、吴宏（字德明），三世吴永中，四世吴久儒（字朴斋，例赠征士郎）等列祖列宗牌位。

另供吴三畏（吴姓父亲，字思敬，号砥所，明万历四年丙子科经魁，任广东韶州府推官，授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画像、吴姓画像、吴元莱（吴姓长子，字北海，号谦庵，清康熙时诤授奉政大夫，官山东按察使司金事）画像以及山东潍县士绅欢送吴姓升任御史的《攀辕图》等。

大厅北侧为正厅（议事厅），一字排五间建筑，中间一间正上方二梁上悬“嘉通堂”金字匾额，两旁挂“父子科第”“三让传芳”“延陵衍派”“挂剑酬心”等匾额。东西两侧四根中柱上分别悬挂“挂剑存义，延陵裔继贤”和“孔圣题碑家族誉，延陵敬祖子孙荣”抱柱楹联。

起初，祠堂大厅东侧隔墙外有主屋三间、客厅三间、厨房两间，并辟有朝东大门，可通向城南内大街。此处后来被吴氏家族第16世吴筱香、吴治金、吴景卿、吴育才租住，但房产权属家族所有，收回后扩建成宗祠用房。大厅、正厅两侧亦建有四间配套建筑，另有小门通往巷道。在升仙里南街还有两间店铺对外出租，租金用于支付守祠人生活费用。

祠堂内陈设一应俱全，十分高雅，多为红木台、椅、几、榻等明清家具和古代器物，还有龙香炉及若干祭祀用具。吴姓上朝用的象牙笏板、《吴氏族谱》板片也保存完好。目前，这些文物一部分由守祠人后裔移住苏州，另一部分散落在兴化吴氏族人处，轻易不肯示人。祠堂墙壁上嵌有几块碑记，记载了家族的历史。

吴氏家族的祭祀，主要为春、秋两次。其祭文如下：“维某年某月朔祭日，裔孙某等谨以刚鬣、柔毛、饔飧、束帛之仪，致祭于始祖方正公暨列祖神位前而言曰：至德发祥于楚水，馨香肇祀于延陵。黄阁著勋名，称数百年之望族；青箱隆谱系，绵廿世之云礽。才华则经

济文章，此邦所仰；行实则乡贤名宦，自昔推崇。至于乐善好施处士，以阴功裕后；更有工诗作画大儒，以余技名家。惟先泽炳若日星，可久可大。斯后世感深霜露，如质如临。兹届仲春，正逢巨典，假豆登之列，聊伸水木之忱。尚维。”

吴氏宗祠历史悠久。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吴氏第12世吴泽雍（字叔璧，号岐山，监生，考授州同），家资巨万，膝下无子，便以胞弟吴泽梁次子吴洛川为嗣子，结果吴洛川结婚后又无子，不禁浩叹：“父子天合，莫可强求。人生世上，既不仕于朝廷，当有功于宗族……吾嗣续惟天所命，吾之房屋惟祖所遗。苟不立祠，何以见先人于地下乎？”于是，他献出自己的住宅，改建成专门祭祀祖父——明崇祯年间内閣首辅、东阁大学士吴姓的祠堂——柴庵公祠。不久，吴泽雍的侄儿吴履轩、吴百植等又献出邻近房屋，改为祭祀全族祖先的吴氏宗祠，又称吴家大祠堂。在以后的扩建中，族人吴景卿、吴筱香、吴海峰、吴振亨等出力不少，并得到祠堂所在地坤士黄镜人、杨子兼和兴化知县的支持。

吴姓（1589—1670年），字鹿友，号柴庵。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举人，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先后任福建邵武、晋江和山东潍县（今潍坊市）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升为御史。崇祯二年（1629年）出任河南巡抚。由于政治腐败、内外交困，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七年（1634年）九月，吴姓被荐为山西巡抚，抵御义军东进。此后，吴姓多次被喜怒无常的崇祯罢官和起用。十三年（1640年），吴姓再次被起用为兵部左侍郎。十五年（1642年），又被擢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为相。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连克襄阳、荆州、承天，京师告急，吴姓领命督师湖广，以图挽救明廷残局。十七年（1644年）甲申三月，吴姓在发配云南途中得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吊死在煤山噩耗。七月，吴姓到南京，领南明弘光帝“允卿嘉遁”恩旨回籍，旋即隐居于邻近兴化的高邮司徒潭，并在养病之余读书著述。其著作原稿《安危注》木刻板146块保存于祠堂内。

据《高邮州志》记载：“明鼎革后，吴公（指吴姓，笔者注）避居于距城（指高邮城，笔者注）东北四十五里之张家庄（明代称茆草塘，现为曹张村，笔者注），独处一楼。死后葬于斯也。”在吴氏宗祠建筑群内，曾先后办过3所学校。1947年春，时任国民政府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委员兼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会常务监察委员的冷欣（容庵）回故乡兴化安葬生母林氏，看到兴化这个历史悠久、人口较多的大县，文化教育落后，全兴化城只有一所规模不大的设在“木业公所”危旧房屋内的公立初级中学，而许多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就业又不够年龄，情形堪忧。于是，他就登门拜访在城的王慕唐、刘序堂、沈治堂等几位地方耆老，提出愿献绵薄之力为桑梓做点事，准备办一所“念劬中

学”（校名取于《诗经》中“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并请曾任南京三牌楼小学校长、《江南日报》社社长的黄厚生（德正）、赵石凡等人负责筹办。不久，“私立念劬初级中学”便在吴氏宗祠内开学。学校除设初中部以外，设立了“高中预备班”，实际上就是“高一”和“高二”班。这是兴化历史上首次开办高中部的学校，得到人们的称赞和欢迎。为了办好学校，冷欣亲自担任校长，委托赵石凡先生主持校务，先后礼聘毕业于西南联大的钮钧义先生和毕业于江苏学院行政管理系的王益斌先生负责教务工作，延请万迪光先生教国文，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的许寄春先生教外语、化学，复旦大学肄业的薛世楹教数学、物理，刘海粟大师的高足易鸣皋先生教美术，江苏学院行政管理系毕业的宗绶（继华）先生教公民，王庭耀先生和从台湾台南工学院回兴化的王永峙先生教体育。念劬中学直到1948年底停办。念劬中学从管理到教学工作，都由兴化籍精英担任，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有知名教授、高级工程师、专家学者、特级教师，在科技、工业、文艺、医卫等领域均有成就。办校期间，吴氏家族春、秋二祭照常进行。

从《念劬中学校歌》中可以看出，办学者的志向是以孝立校，育李培桃，“立学以养天下之材，设科以进造秀之士”。歌词曰：“念父母劬劳吾曹，温暖嘘寒抚养恩高，爱之劳之，劳之爱之，学艺重熏陶。木本水源，人伦礼教，楚水江南铸英豪，满城白李与红桃，弦歌续续操。”

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初，吴氏家族完全停止了每年的祭祖活动。1966年10月，在吴家祠堂创办“新文工读中学”，共2个班，学生120名，教师3名，半天上课，半天编班到兴化玻璃厂、炕坊、羽毛厂参加生产劳动。11月，学校迁出吴家祠堂。不久，始创于1954年而中途停办的文林小学在吴家祠堂复办，将大厅作为教师办公场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分别在祠堂内建成两幢教学大楼，大厅被拆除，门厅也随后拆去。上世纪90年代初，旧城改造，拓宽马路，南城內大街整体拆迁，文林小学迁到西城外大楼校舍。至此，吴家大祠堂影迹全无，只留下一对原先安置在门外的青石狮子，作为祠堂唯一的实物佐证。这对劫后余生的青石狮子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埋入地下。上世纪80年代初期，阳阳镇城建部门委派彭鹏同志疏通儒学街、吴家大祠堂巷下水道时，掘得一对石狮子，其中一只身首分了家，被有文物保护意识的彭老用葫芦吊起送到公园保存，供游客欣赏。后来被修复好，安置于公园大门外。

岁月悠悠，光阴荏苒，保存400多年的吴氏宗祠及其主人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不会抹去的，因为它见证了兴化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段不平凡的辉煌篇章。